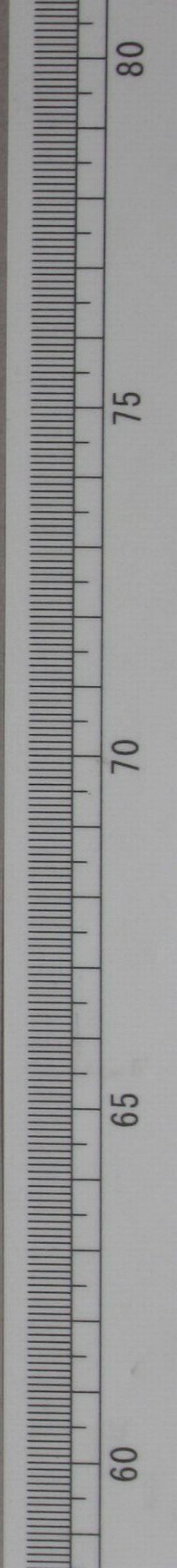




秋
燈
叢

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4
4



秋燈叢話卷之十

福山王 槭凝齋著

王新城居易錄中載輪庵和尚洱海叢談云
大理府三塔寺有三塔隔洱海百里卽望見
之中塔方正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
範四金鷲各高二丈塔下人以巨石投地金
鷲輒昂首而鳴音響清越又云蒼山中巖亦
號雪山相傳卽如來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旃
檀香傍有鳳眼洞天生橋其水半月一換四

個人研究費

F0194-(4)

沢田瑞穂

55-01756

季常新又云洱海八月望後海中出珊瑚樹
高數丈又云大理爲龍窟余五兄方旭曾出
守大理云塔高十三丈有奇四面羣山環繞
離郡四十餘里始可望見塔頂鑄金雞一隻
四角並無金鷲投石長鳴之說不知何據蒼
山中巖草石毫無香氣洞傍亦無水橋至海
湧珊瑚歷任四載未覩此異父老亦未有言
及者惟云大理爲龍窟屬實山凹中深潭無
數俱有龍潛其下里人相戒不敢過其傍稍

犯之風電冰雹頃刻而至十數里內田禾傷
損無遺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爲南中名宿雍正
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
曰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經嗣後入闈
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汚即燭燬每試
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鍊熟文
機入闈日將夕真草俱畢復恐其攫取乃藏
衷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嘻

笑曰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
之爲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
斷不容爾北渡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
於家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球自
南窓躍入霆電滿室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
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起
備述其狀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室中見
書厨雙扉金繪四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

暗合千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僧繇點睛無
足奇矣

楚省某郡守赴任抵境將泊舟旋風忽起舟
次吹蕩江心波紋縈繞久之不散疑焉命泅
人沒視云水底有僵尸踞椅而坐繩之起尸
反縛椅背墜以巨石乃匿之戒役從不得洩
風亦頓息維舟登岸行里許值暴雨趨避某
富室見廳事設椅十餘座與江心沉者逼肖
計其數奇問之對曰一椅久殘缺屢欲脩補

因循未果耳守領之抵任卽呼富室至訊江
心尸所自來以不知對出椅示之色頓變遂
服辜蓋昔年曾延鄰邑生訓子生醉後自繩
其妻美富室覘之信乃醉而沉諸江納其妻
以爲妾十餘載矣

京師正陽門外有劉姓者營馬磨業一日晚
出未歸其傭燈下飾羅間搗門聲以爲劉至
出視之則騾負重物立於門外疑賈貨走失
恐有波累驅之去頃復來蹄觸不已傭開戶

其之騾遽躍入掀所負於地馳去閉門啓視
燦然金也不禁狂喜慮爲劉覺匿草薦中劉
歸見傭神色倉皇問之不答遂就寢移時聞
羅聲斷續疑焉起自壁隙潛窺傭持白鏹反
覆簸弄旋納諸懷頃復取視劉突出詰其由
來不得已具以實告劉曰天賜也且暫休息
當沽酒爲賀殷勤酌傭沉醉酣睡劉取金
瘞他所假寐其旁傭夢中笑語有聲劉呼醒
問故傭復舉前事對劉佯驚曰我輩操薄業

焉得有此且更卒絡繹物從何來爾夢境恍
惚耳傭急起覓視無有乃瞠目久之惘然曰
是真夢耶復垂首而卧竟成蕉隍之鹿矣
江南太學生顧某雍正壬子應試北闈夜夢
人謂曰子南榜孝廉也宜速歸醒而喜甚時
屆七月中旬恐已過錄送期憶素館八座某
公與學使有舊乃乞其書星夜南馳抵金陵
遇夏君之蓉於秦淮河上形容顛頓問之曰
學使遺名祈補無策獨步河干聊自遣耳但

君應京兆試何以來此顧言其故夏懇於書
中增已名許之書八二名俱補錄迨榜發夏
高中顧竟被落

桐城方公問亭少丁家難依戚好黃州某守
守未之奇也久且有厭薄意除夕親朋讌集
公獨愀然不樂有相士在坐謂曰君骨格嶽
奇異日飛騰未可量也衆聞其語咸目笑之
相士忿然曰諸君并底蛙耳烏足相天下士
謂公曰君明秋當發軔吾傾囊助君行無鬱

鬱久居此也公北上客平郡王藩邸從王軍
前王奇公才薦於朝遂蒙殊遇不數年
歷官節鎮加宮保果如相士言

張文和公允隨官黔省別駕時每同寮宴集
端坐不苟言笑咸以呆張目之某郡李司馬
獨奇公謂人曰張君非常人他年外建節旄
內秉鈞軸我輩何敢望也或以告公公曰彼
戲我木彊耳李聞之謂公曰吾非浪語異日
當自驗但枚卜後恐祿位不永耳後總制滇

黔歷數載遂有金甌之命公每向人理前
說喜且懼曰李司馬之言驗矣余其不久乎
秉政踰歲而卒

康熙間賈某精風鑑相人屢中部曹孫某欲
試其術讎集同人各擇偉僕易衣冠置之上
坐主人俱衣僕衣立階下賈入睨視諸僕笑
曰那得婢學夫人如此僭越耶卽下階揖各
主人上至孫賈不之顧孫嘻笑曰君於諸公
咸察察而獨憤憤於某乎賈驚起曰君骨格

無足取惟齒貴耳適因掀髯始窺見之非得
十而失一也孫益不快拂衣入其母問之告
以故母曰異哉初產汝頗艱聞空中語曰此
家有善行應生佳兒惜骸骨已成當更益貴
齒余以爲恍惚所致未曾話及今相士云爾
真異人也孫乃出改容以謝孫初家寒封翁
以訓詁爲童子師積館穀十數金歲暮歸遇
一婦抱兒泣水次問之曰夫出家貧無以卒
歲欲覓自盡耳封翁惻然罄囊贈之遂獲此

報云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
門外有老嫗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
重勦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遇一生見而
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
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異生日
嘉靖好道步斗禮壇壇燃燈四十九盞盞金
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鎔之不謬乃造嫗曰鐵
器尚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嫗欣然引至屋

後地坎內堆積纍纍皆鐵蓋也盡市以歸
于檀字暘谷家貧力學余邑名下士也金壇
于相國視學山左賞鑑之試輒冠軍與平原
董曲江相頡頏一時有東于西董之目顧屢
躡名場年四旬餘始登賢書乾隆壬申 恩
科董君成進士入詞館于被放咯然東歸遭
疾不起繼室張氏年二十餘結縵方一載母
呼令歸氏曰予已爲于門婦矣將焉往遂沐
浴易新衣內外皆縫紉周密人莫測其故殮

日泣拜舅姑入室自經從容就義可謂巾幗
丈夫矣

平原新庄張世珍舊族也患癱疾年久不愈
遇一道士自言浙江馮姓善醫以藥酒一杯
飲之沉疴立起乃深感焉館於家馮能攝亡
人魂魄現鏡中雖歿數十載攝之無不畢肖
又善丹術張試之銅錫皆成黃白遂告貸親
友得數百金入爐火經數旬馮曰丹成矣須
藥物點化顧本村荒僻無藥肆張復貸數十

金借騾二頭令其子偕往村東水務鎮市之途中頗令張子下騎撮土置囊中云有用處須臾至鎮有一人自肆中出呼張子飲視之乃其戚杜某也甫接談忽家人奔至曰主人病發矣危甚張子驚惶無措遂以銀付杜偕馮市藥奔歸父固無恙家人亦未嘗他出因備述其故父駭曰杜下世已久惡得尚存且鎮去村遠何迅速乃爾子恍然悟啓爐驗視空如也馮初策蹇來尚繫廐中往覘之乃紙

剪者棟篋中黃白物皆還原質張悔恨無及病亦復發而索逋盈門盡鬻田產償之竟至赤貧

東安尉姚某乾隆初任鄆都尉時署有大桑一株每月夜輒見紅裳人徘徊樹下習以爲常不之異也後因子病須桑白皮令僕掘取去浮土數寸露微孔潤之漸大忽有蛇湧出啣尾連綿不可數計盤旋樹下積高數尺末一物自穴躍出立衆蛇上長尺許巨於臂隆

首方頤齒歷歷外露鱗甲遍體渾如猩紅額
挺雙角色碧而銳頰下赤鬚長與身等睛光
灼灼睥然怒視若噴火動其穴者姚乃具公
服焚香祝曰余官雖卑一朝廷吏也署中尺
土皆余所主爾既具神異何不遠藏巖穴乃
混跡公署耶祝畢物似解人意卽跳入衆蛇
亦隨之入姚乃封穴而樹石其上焉

江西餘干諸生裘某每夕見紅光自井中起
異焉淘之獲石匣啓得一硯質似端而細膩
瑩潤不可名狀試諸墨精光艷發經日不涸
遂珍同拱壁築室貯之額曰寶硯齋後登賢
書赴禮闈攜硯渡江狂飈陡起波濤洶湧篷
窻忽開忽闔若有啓閉之者經數刻風浪始
恬而硯已失所在矣

乾隆戊辰仲夏保定雨澤偶愆禁屠祈禱屠
人王鑑夜卧衢巷朦朧中見珠旗羽葆儀仗
森嚴傳呼曰東嶽大帝來將及巷前驅稟曰
王屠攔路神不答命迂道去覺而狂喜遍以

告人次夕仍寢其處復見神至稟報如前神怒曰我爲民祈雨何物王屠屢肆無禮發清苑令責五十醒訝其夢之不倫弗以爲意也值縣令出王倉皇走避令覺其異執而問之忽懷中豚蹄墜地科以私室杖二十焉

順治初文登富室劉某創室落成夢中堂懸扁額書金門待詔字以爲吉兆歷數傳無中式者而子孫零替殆盡乾隆中售與蓬萊馬象使馬雍正癸卯詞林金門其名也

掖縣張某雍正中爲山西宰獄一奇獄邑有諸生某父死廬墓母猶在堂每朔望歸省卽返墓所暮年母覺婦體有異詰之云某月夜夫踰垣潛歸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後婦復漸皤生見而驚問妻不應母以婦言告生默然遂縊死墓側妻旋亦自殺母訴之縣訪緝經年毫無踪跡母痛子甚常詣縣泣訴令每多方慰遣他日過某國學門適渴入啜茗值某外出家人延之書舍見曲房中一櫃頗綺巧

意謂內藏古書啓視之乃貯白衣冠一襲時
某父母固無恙令心動憶及諸生事急掩之
出謂其家人曰爾主回可卽迺我復密囑幹
役伺某抵署後亟往取其衣頃某進謁令話
前事某色變呼役持衣示之益驚惶不能出
一語獄乃定

武昌郡東關外四面佛寺壯麗宏敞割自前
朝蓋數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許鐵身銅
首其首四圍皆具面目因以四面佛名雍正

中有諸生三十六人倡議寺壓省會龍脈有
礙科名邀附名者八十餘人公請於官而毀
之顛佛身高大佛首更堅重斧鑿竟日不能
損因謀穴佛背置烈炬其中移時鎔化佛首
乃墜衆愛銅質精純瓜分之爲制器用未幾
首事者皆背生瘡疾潰爛及項墜首而斃附
名者尋患頭痛歿百餘人無一免者內有胥
某係盜名附入者屢欲出首恐干衆怒遂中
止後見諸人死亡相繼心益惴惴竊念咎非

由已或可倖免後選郎陽訓導將赴任忽仰
視驚叫云有金甲神持杵擊我首痛甚語竟
而絕

予族人某家貧以博爲業偶得千錢置床席
側夜半夢蛇伏身旁驚起燭之無所見屢夢
皆同悟曰殆錢爲祟耶戲擊之觸篋傷指瘡
潰爲患醫之錢盡乃瘥

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瘋疾每相閉而發醫
藥罔效一日叔病發家人扃閉室中忽破窓
躍出移時歸家神氣清醒自言途遇一道士
爲我療治褫衣縛樹間出利刃貼符其上呼
曰斬瘋鬼刃從腰間過了無痛楚但覺冷如
冰耳臨行命以符訣贈我云凡遇此症皆可
療也家人初以爲誕後見其毫無瘋態且符
訣儼然在手咸信爲神仙濟渡也無何嫂瘋
發某乃如法施之呼未畢而嫂已被戕矣衆
大驚某擲刀狂叫跳屋踰垣舊態陡發執鳴
於官官審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殺言

詞鑿鑿出仍昏迷如故竟定案坐抵
萊郡舊家子某貧甚貸金販鷺頗獲利家計
稍豐思此物足以居奇乃盡鬻所有市鷺千
餘頭散飼沙灘將刻期赴都門求售忽聞鷺
唳空際一鷺應之羣鷺皆鳴鼓翅翩翩縞如
白雪旋高丈餘望之漸杳某跳巖踰澗尋覓
累日片翮無所見

棲邑林孝廉公車北上宿某縣將寢見一披
髮婦人自墻角出跪訴曰妾某姓婦也不得

志於公姑被夫搗楚致斃妾父鳴於官夫以
行重賄將律以反坐死者已矣生者又復令
冤渺渺孤魂無可告訴知公長者且與令相
識希爲解救林悸甚連聲許諾鬼泣謝而沒
林竟夜不眠黎明投刺謁令述所見令瞿然
起握林手曰我知過矣立返其賄而治之林
是科中式官至別駕

溧陽諸生蔣上超之父販米鎮江暇日與客
伴遊城外抵京口聞見江西大竹簾縣巨魁

里循江而下將至開口忽水中出巨爪如雞
足色間紅黃攀箠不得行時箠夫百數十人
力無所以告箠主箠主就而視之曰吾聞
龍爪如雞足豈守江龍不欲吾箠過剛耶此
異事宜鳴諸官太守出視之不能決乃轉告
將軍守道於是合郡官屬皆至箠側將軍沉
吟久之語道府曰龍守江猶吾儕守土是必
有邪物隱伏箠內欲乘以渡江故龍遏其過
今姑拆第一箠驗之遂悉驅箠止夫夫登岸

命水軍健者數百人駕龍船折箠約至五六
層有小花蛇五寸許五色斑駁一躍入江龍
爪隨沒俄頃晝晦江中疊浪如山迅雷烈風
勢撼山岳惟見血毬大如斗屋溜色紅而氣
腥竹箠颺泊莫知所之泊岸船隻沉裂不少
岸上人奔避不及亦有死者逾半日勢乃定
江水爲赤

溧邑西鄙七里村一少年素業屠所若門近
塘塘坎有大赤榆一株每至盛暑卽浴於樹

陰下一日浴畢呼妻具飯飯訖礪其刃極鋒
銛攜之徑出妻詢何往曰將殺龍妻笑曰子
殺猪者耳焉能殺龍少年曰門前塘內有物
甚鉅鱗大如箕每浴於深處此物必在吾以
兩手合抱祇及其身之半但不知首尾作何
狀度之必龍也今往殺不愈於殺猪乎妻曰
龍神物豈可殺不聽疾趨而往甫片刻顛仆
而歸泣曰吾不能生矣此物鱗大而堅刀不
得入因於鱗之合縫處刺之鱗忽開有水射

出寒徹心骨吾中此水手戰股栗刀亦墜塘
中矣妻飲以薑湯不能受數日而絕

江寧貧民無他貿易攜衣袴貯炒豆其中沿
街叫喊易敝壞諸物名曰收荒鈔庫街有民
婦朱氏父母俱喪遺一襦弟鞠養於家令收
荒生理一日攜衣袴出遇雷震死婦抱尸歸
哀號不已忽有近地棍徒糾集多人攔門索
覲婦夫婉言辭謝棍不聽譁曰雷擊人謂之
天刑天原以此示衆爾何匿尸不令吾曹快

觀攘臂排闥徑入衆或爭或勸正紛拏間陰
雲乍合雷聲轟然金蛇撩亂而此棍已跪死
街心矣

揭債至扣折錢苦矣西人每結黨爲之金陵
朱姓借錢千文年餘滾算欠至數金力不能
償西人每日踵門呼索且攜刀在手曰爾不
還錢當血是刃一日侵晨門方啓西人已突
入手中刃利甚朱稽首哀求冀再緩期西人
曠日詬曰刀在此非我殺爾卽爾殺我此刻

可了事矣因倒持其刃而前曰爾請殺爾請
殺朱自計總不免於死與其爲彼所殺奚若
我殺之猶得少緩須臾死乎徑舉柄戳其腹
西人負痛以手護創疾走有王老父子開錢
米店向與西人熟識見其踉蹌走過讓坐啜
茶西人口不能答甫坐定驀然倒地血從腹
中湧出王大詫呼鄰救視已死矣衆鳴於官
王據實陳辨不聽刑求數次竟承爲仇殺據
法命案必獲兇器與創口相符案乃結官追

兇器王謬承藏某處終不獲遂長繫追比而
王之子痛父遭此不白寃日夜號慟請代不
得榜於門曰吾父所遺資產約千金有得殺
人消息者當以五百金報朱目擊王寃心已
惻惻及見榜愈心動曰吾所不自首者以有
老母在也今得多金養生喪死無憂矣往見
王之子白其故赴官陳前事甚詳並有兇刀
可據官乃釋王後朱獲減等以孝養終
福邑王姓婦夫出獨居一日晨起聞室中錢

聲錚錚遍視無有俄自梁間紛紛墜落婦素
貧見之喜動顏色聞空際語曰亦愛此乎當
倍以贈汝卽有制錢數緡置几上婦亦不究
所自取而藏之夜半有少年立榻前婦驚欲
號少年曰母日間錢卽我所贈若肯永好當
勿憂貧婦利其金從焉後時有所贈久悟其
爲狐且願已盈乃潛歸母家以避之狐亦繼
至惡徙居彰其迹掌婦頰仍相隨不去或侮
之輒作祟驅禳莫能去上元有戲籠燈者狐

聞之懼匿壺中謂曰慎勿以猪脬封口而束以絃女潛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須臾壺融化而狐遁出肆虐燭甚六月六日復值龍燈過其門邀入跳舞狐恐怖無所匿婦指壺示之狐曰前幾不免安可再悞婦曰曩偶失言爲家人覺常自悔今誓不再洩狐信之竄入婦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諸郊妖遂絕未幾婦亦貧如初

子族人某貿易京都染噎症屢醫不效殆甚

乃東返無何復驅車北上衆詰之曰將抵家馬逸車覆痰忽上湧嘔吐移時胸膈頓爽而沉疴若失矣

固原參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張某蒞任一夕巡兵宿箭亭上忽聞足聲閣閣漸近亭級視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與梁齊頭大如輪口張如箕目光睽閃繞亭而顧見衆聚寢以巨爪劈分數人兀坐其中腰間出大扇長三尺許往來動搖其風獵獵逼人毛髮衆魂魄

飛越冥然若迷天明家人起視衆皆僵卧救
之活其半凡經巨爪攫者無一得免

晉藩温公而遜雍正初秉鐸威縣時與狐友
每來必以夜不令設燭杯酒酬酢談吐博雅
且豪於飲月夜則見其形乃一黃瘠叟綸巾
道服睛灼灼如電久之與家人稔熟遇童稚
輒撫摩飼果餌覺指爪纖長而毛茸茸然偶
與論古今佳麗狐曰褒姐輩未經目覩姑置
無論漢唐以來無媿絕色惟昭君一人史氏

所傳洵非溢美和番時曾親見之至楊太真
以肥婢工於蠱惑而元宗嬖之釀成天寶之
亂文人弄筆盡態極妍其實亦尋常艷質耳
未必六宮粉黛無顏色也公贊其靈幻過人
狐曰人爲萬物之靈七竅備具本有證仙之
基特爲情欲伐喪其至寶遂去道日遠耳
我輩竅僅有六非經數百年伐毛洗髓不能
脫此皮囊也恒以方伯呼公公訝之笑曰他
年當自知及貴如狐言

余鄉先達某雅不喜浮屠官南中時境內寺
宇拆毀殆盡有古刹建自前朝像皆銅鑄某
毀之銘爲浴器一日晝浴陡見佛像森森現
水中旋繞相向咸有怒容驚悸成疾而歿
平原張君陶山乾隆初任楚省賊步令以廉
明稱一夕居民不戒於火延燬廬舍勢頗烈
而縣署正當其衝火焰逼近狂飈大作咸憂
懼以爲不救俄有物長丈餘自空飄下書城
步縣剖四字大徑尺餘火光照耀筆畫宛然

墜僂門前遽返風滅火署獲無恙閭邑無不
見者

黃岡報恩寺殿宇崇闕建自前明藩邸乾隆
乙酉夏黃梅堤潰平地水深丈餘田畝廬舍
多被淹沒蒙 恩發粟賑卹岡邑有協賑之
米卽寺中穀廠碾運吏某董其事楚人之碾
具名揆必引繩梁際貫揆柄之兩端始可推
挽時毀梁高數尋無所藉手乃議施杆於佛
項而縛以繩或有以賣神像者吏笑曰慈悲

如佛方欲捨身濟民區區勞勩諒所不嗔且
彼士偶也烏能靈遂肆意束縛久之佛項剝
落四圍痕深寸許及事竣亦不加修補未
幾吏喚下忽生巨癰治之不效漸至潰延宛
轉呼號墮首而斃

余鄉海市惟登郡蓬萊閣爲最每春夏之交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人輒見之東坡守登州
值歲晚以不見爲恨禱於神乃見誠未有之
竒也嘗聞父老云市之現也變態不一或城

垣隱起雉堞崔嵬綿亘袤延儼然都會或條
爲市鎮之形萬瓦鱗次千門洞啓摩肩擊轂
者紛紛如織又或爲大叢林浮屠聳峙殿閣
峰嶸莫不宏傑嵯峩玲瓏耀目又或峰巒轟
立夏木千章異卉珍禽宛如圖畫若遠若近
乍離乍合或移時而更一境或轉瞬而變其
狀靈幻萬端莫測所自順治初有登鎮某宴
客閣上酬酢方酣笑有艨艟無數遍列旌旗
蔽海而來舟中人皆戎裝荷戟狀貌偉異有

類天神某驚爲海寇至卽撒席命軍士戒嚴
正紛曉間忽人舟俱渺惟見海色天光相與
混漾而已余生長海濱少隨父兄奔馳宦轍
今復一行作吏徒耳食其勝未經目擊聊紀
所聞爲異日探尚之一証云

終

燈叢話卷十一

福山王一槭疑齋著

康熙間東粵明經蔡某能知前世事前世吳
姓係廣州某邑諸生也家計充饒好讀書忽
抱病困床歷久弗瘥一日偶思散步甫舉念
已翩翩門外見牆垣高峻欲登眺候已陟其
顛周圍縱觀意頗自適下招妻孥共登俱不
應第繞榻涕泣心方疑訝旋見昇一空棺至
逼視之卽納某棺中急呼曰我固無恙何遽

乃爾衆不顧竟合其蓋正煩悶間恍惚身已
離棺遂悵快而出塗遇親朋訴其故咸掉臂
去益悲憤無聊踽踽獨行俄道旁露園亭一
處遊人如織某亦縱步入重樓疊閣應接不
暇忽傳呼夫人小姐至遊者皆紛紛趨出某
聞小姐名心動走匿假山側頃見侍從雲駢
步搖競響有半老婦人攜艷女而來遊覽少
倦至一亭中憇焉亭上錦茵燦設餽果紛陳
諸婢潔卮勸酌曰潛出私窺人不之逐徐近

亭級覺香風襲人沁入心脾方詫爲竒遇女
忽身發寒顫嬌轉呻吟夫人倉皇捧之歸情
不忍捨追隨輿後竟抵女卧樓夫人延醫調
治某肩隨侍女輩往來視湯藥人亦不問久
之不愈或謂須延道教禳解某告衆曰野道
何知不若請高僧懺悔衆若罔聞無何道人
至治無效女疾益劇舉家驚惶某亦憂甚復
有人告曰某禪師新至符呪頗靈盍亟往延
夫人欣諾移時禪師登樓環視指某曰邪孽

速避某日我奔走數旬頗効微勞反以爲妖
耶禪師不聽揮劍奮擊懼欲遁則樓外網羅
密布望之空踈映徹而終不得出窘甚伏匿
梁上禪師命取一甕至噙水仰噴不覺噤墜
甕中復以朱書封其上瘞之郊外甕內殊不
苦饑而昏悶特甚時聞車馬喧闐及焚燬殺
掠聲久之闐如也後里人掘井獲甕擊破之
乃得出隨風飄蕩至一池畔覺清澈可愛偶
失足墜落驚顧已化爲嬰兒方悟身入輪迴

心雖了了而不敢言後稍長值父應試歸錄
文稿置几上竊執筆評其優劣時方七齡耳
父見驚愕乃以實對命述前生事父不信攜
至原籍訪之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問其家莫
有識者入其祖祠揀閱木主內有與所記名
姓同者視之係其家廿三世祖乃宋端宗景
炎元年月日也

泰安劉月潭雅好菊有淵明之癖每聞佳種
必多方購致秋日花開燦若錦繡泰安多藝

菊者推劉爲冠一日有道人來謂曰南山下
某種菊數畦頗堪寓目子箇中人能一往賞
鑑乎劉欣然從之穿林渡澗約數十里至其
處則叢菊盈谷花大若槃不下百餘種光艷
奪目晶瑩可鑑視已園中所植真不足觀矣
附根有嫩芽長尺許怪問之曰土腴而樹藝
有法故發獨早耳劉乞其芽道人靳弗與堅
求之始分兩芽授焉劉復強折白菊一枝歸
插諸瓶隆冬如新經春分乃萎芽植園中花

與道人所植無異第微次瑩澈耳次歲開
漸小三年乃同凡質再造其地訪之層巒疊
巘烟雲滿目而已

余邑人某康熙間航海遭颶風吹入大洋隨
波上下經數晝夜船忽墜落如在深坎中第
見海水壁立四圍瑩徹而濤影澒濔曾不漫
溢涓滴仰望天光熒熒如豆老於舟師者不
知爲何地舉舟惶恐計無所出夜半有圓目
鉅齒蓋膚紅鬚者四五輩左右夾船徐徐提

之起衆屏息而伏少頃船出水面乃獲免
清江浦太平樓雍正中有童子浴於河值江
省白糧幫過停泊水次一尾艙內有兩少女
方啟門凝望見而悅之含笑相招童子涉至
舵傍兩女挽之入忽糧弁催行鑼聲頓發而
舟已解維前進矣兩女徬徨莫措乃謀匿諸
艙底其父母莫之覺也舵工只此兩女防閑
素密日兩餐皆其母饋送先是女每食所餘
必多後則若有不足父母竊訝之且往時饋

食女必延母入數日來一聞履聲卽爭出卽
受神色倉皇母語其父益疑之突啟艙入見
童子怒甚將殺而棄諸河童子泥首哀乞兩
女慚悔涕泣亦不欲生母旣憐兩女又見童
子貌不俗詢其家世知爲良家子尚未聘也
謂夫曰事已至此如必甘心勢將連斃三命
此子不足惜其如吾女何且恐傳爲鄉里笑
不如因而妻之所蓋多矣夫從焉船南回仍
泊原處有焚楮錢望河哀痛者童子審視則

其父母也登岸問慰父母驚以爲鬼望而卻走童子備述其故舩工夫婦亦踵至相告始信而喜方其浴於河也久而不歸父母跡之見衣履置岸側疑爲溺女乃招魂而葬屆百日期臨河哭奠不意相逢且獲兩媳焉

朱方伯一蜚浙江嘉興人未遇時遊西湖有異僧自滇來卓錫靈隱寺往問科名僧曰君非科目中人也來秋當黜冊龍門觀諸生綴隊入場耳朱愕然僧笑曰非誑語旬日當有

驗未幾接舅氏錢少宗伯以壇書已爲祁奚之薦趣其赴都朱置書靴中趨寺謁僧僧迎問曰君靴中物吾言驗矣乃驚服叩問終身僧書一紙授之曰一帆風午時下再問不答堅請之復書曰若再起功名大朱北上試用晉省署陽曲令值省試果黜冊如僧言後歷任至方伯被論去職旋卽捐館年止五十或謂帆音類藩午時類五十盡預知位終於藩而壽則大衍之數也

有一客投宿村店居停已滿無容膝地幾於
露處矣主人謂曰村東有空舍數楹可駐足
但多怪異君敢往乎客毅然往宿中夜秉燭
持刀以伺忽狂風震屋門自闢燭遽撲滅月
色朦朧中有物黑氣逼身大數圍高出梁際
躑躅而前客急持刀迎砍之其聲丁丁物漸
退客斫擊不已逐至後園昏仆於地天明村
人起呼客不應排闥入不知所往惟見柳葉
柳枝縱橫滿地跡至園中客僵卧樹下而樹

則枝幹盡削童然秃矣救客醒詢得其故乃
伐樹拔其根有小人長四寸許五指備具雙
睛灼灼投諸火怪乃絕

余戚李某長山人雍正初任粵東肇慶協遊
擊部卒羅某善泅水能經時伏水中攫取魚
蝦應手而獲午日偕同輩泛舟肇慶峽衆恣
羅取魚侑酒羅入水髣髴有門崇閣類城闕
漸近別有洞天飛閣朱樓極煥麗羅拾級而
登有金冠道服人叱羅羅不應強入之道人

乃牽臂標諸門外羅出水言其狀衆以爲奇
更覓善水者下視之波濤洶湧無所見矣一
余郡文登劉令元錫山西人幼聘某氏女未
娶女雙瞽婦翁議離婚劉毅然不可曰妻瞽
而我棄之我瞽將若何繼欲媵以美婢劉拒
之曰娶妻爲後嗣計能生育足矣貌之妍媸
無論也卒迎娶如禮延醫調治一目復明終
身不置妾合好無間劉歷官濟南守生三子
皆成立

閔封有士人某晚歸如廁地忽陷墜深窟
中呼家人繼之起秉燭下視環廊曲室連亘
相通男婦尸大小以數十計或偃仰在床或
橫斜於地箱櫥什物無不備具黃白珠玉及
銅磁器甚夥約值數萬緡或謂明末闖賊決
河灌城爲水所淤沒者遠近聞風競相搜掘
屢舍崩塌竟無所得

雍正中直隸學使吳大宗伯襄閱某邑童子
文得最佳者三卷擬置前茅恐混他卷特自

收貯錄案時覓之不得取備卷易焉案發後
因覓他物得之彼時匆忙誤記置書櫥內故
屢尋不獲也余郡諸生某雅擅文名某科鄉
試房考閱其文擊節稱賞以榜首薦主司欲
置第二相持久之房考忿然曰寧留爲來科
作解首不可以第二人屈也後某淪落終身
江西周力堂先生應雍正癸卯鄉試主司何
淡庵先生闈中屢夢人謂曰三男作解元以
爲其子登科兆是時周試卷以被房考塗抹

置矣何定榜首無愜意者搜得之深加讚
嘆謂章羅復出閱卷面則男字三號也恍悟
前夢遂取冠多士又某省有書吏夢其子中
若干名入闈書榜將至其處驚喜交迫至不
能執筆監試怪而問之以夢告恐其暗通關
節託辭於夢者易其卷並更他吏填寫及唱
名訖吏躍然曰此真吾子也

蜀鄴都邑有鄴都觀香火甚盛靈應異常觀
在邑外鄴都山山勢巍峩草木蔚秀觀奠其

陽殊爲雄偉山陰亦有宮殿境益幽俗傳殿
後石穴通地府莫敢入者有某宦萊郡人性
剛復不信鬼神過鄴都入穴窮其異崎嶇行
數百步豁然開朗露宅第頗崇閤歷門宇數
重悄無人聲信步入室室內空洞無物惟一
劍懸壁間劍匣鏤刻精工心愛之乃攜歸行
未數武房字頓杳身處昏暗中惘恍若夢踉
蹌趨出手中劍依然在也歸寓出匣觀之光
如秋月鏗可吹毛奉爲珍寶居常佩之夜則

置諸枕畔宦有妾某氏擅專房寵後色衰復
嬖一少艾者妾失寵怨望宦怒屢加捶楚妾
兄庖人也性兇狠且憤宦所爲夜踰垣取其
劍殺之而遁

鄴都令朱某浙進士也性耿介素以氣節自
許聞鄴邑有洞可達陰界疑焉將試之公餘
攜二僕入初猶清朗益入而晦歷一坊陰氣
颯颯逼人從者仆地朱弗顧毅然獨前昏暗
中約行數里復露微光移時抵一衙署閉閤

往遊悉可辨識而慘慘如將夜朱縱步入見
堂陛多懸鬼怪形卽世之面具可以除戴者
也徘徊間忽聞人聲立而待衆擁一公服人
出則其亡友某見朱訝曰君司陽職我忝陰
曹幽明異途何相及耶朱告以故金叩其所
主答曰守孽鏡臺朱求觀友不可堅請之乃
命人道之往至一臺高可數丈朱拾級登旁
有聯云日月森羅殿風霜孽鏡臺中設大鏡
清析毫芒寒侵肌骨朱照視一七品服耳默

念曰我始以縣令終乎旣而再視則身衣無
首人也驚而下友迎謂曰以多情故遂露機
緘然此地不可久留君宜速返將復有所問
而友已揮手去矣乃循舊路出至前坊二僕
亦醒從之歸後朱以御史內擢出巡江右頗
尚嚴覈怨家素啣朱又多不法事懼爲所廉
陰結鱗輩欲甘心焉朱竟中刺客斫其頭
以去

平原董某任威縣時攝邯鄲篆一客商死路

間驗時笑有牛三頭馳至尸傍旋繞抵觸鞭之不去莫解其故乃就里申稽烟戶見一犬黑而上樓鳴目虎吻詢之姓吳名三牛以執鞭爲業恍然悟叱之曰路間死者得非爾謀財故耶吳股栗服罪遂置之法

江南舟子載客糧每多侵盜有徽商某屢年販易不少升合其法俟載滿時拈釜底灰洒烏龍爲記奇狀蜿蜒勢欲振躍善繪者咸嘆爲絕技以故舟子莫能行其弊一日買舟十

餘販米淮上一舟子見而垂涎苦無術可致憂形於色其幼女問之曰爾髮未燥徒語奚益女曰姑語之安知無分憂策耶舟子告以故女曰此事易耳第取米我當效爲之舟子從其言女乃如法印記神形遍肖及卸載商驗龍不殊而米頓減怒曰必有盜吾糧者舟子曰君灰龍在何以盜商曰形雖相似有真贗之分耳乃過別船以火燃灰龍瞬息金光激射鱗甲皆赤頃之火滅復變爲白龍更覺

飛動至舟子艙內熱之不驗觀者莫不嘆異
舟子亦無辭以應商曰不實告必鳴於官舟
子不得已始吐實呼出見乃一番髻雜女耳
試之不謬商驚曰吾習此術數載始成爾女
一見卽能得其形似豈非天授若肯爲我兒
媳一切無問也舟子喜乃與締婚

粵東某府女多癩疾必與男子交移毒於男
女乃無患俗謂之過癩然女每羞爲人所識
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諸野不從則

啖以金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懷金候
道左天將曙見一人來詢所往曰雙親早沒
孤苦無依往貸親友爲餬口計女念身染惡
疾已罹天罰復嫁禍於人則造孽滋甚告以
放出金贈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將就木
無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母過拒拂我
意其人感女誠受之而去女歸不以實告未
幾疾大發肢體潰爛臭氣侵人毋怒其誰且
懼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鎮有鬻

胡麻油者女過其門覺馨香撲鼻沁入肌髓
乞焉衆憎其穢不顧而唾一少年獨憐而與
之女飲訖五內頓覺清涼痛楚少止後女每
來乞輒挹與不少吝先是有烏梢蛇浸斃油
器中難於售遂盡以飲女女飲久瘡結爲痂
數日痂落肌膚完好如舊蓋油能敗毒蛇性
去風女適相值有天幸焉方其踵門而乞也
覩少年卽昔日贈金人屢欲陳訴自慚形穢
輒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識疾

愈託鄰姬通意少年趨視不謬潛然曰昔承
厚贈得有今日爾乃流離至此我心何忍若
非天去爾疾竟覩面失之永作負心人矣鄰
獻不自勝旁觀嘖嘖咸重女之義而多少年
之不負其德也爲之執伐成夫婦焉

京師有園戶常寧者緣事送部質審官訊之
瞑目不答狀若癡少頃泣而言曰我海澄童
子二格也賣豆擦糕爲業某年月日被常寧
誘我至大河庄西南柳樹下強行奸污我不

從遂被勒死棄尸田禾中含冤十餘載矣官
知爲鬼所附折之曰爾果有冤情何遲至多
年始行控訴供曰數年來渠陽氣方熾不敢
前今獲罪被拘神氣沮喪故得附之以控也
言畢而仆常醒訊之狡辨不承行查司坊果
有其案年月日俱合緣緝兇未獲懸案至今
舉牘示之乃懾服案既定隸率之下忽臨堦
高唱賣豆擦糕者三隸呵之曰沉冤已伸不
覺故態復萌耳蓋鬼又附之以鳴得意也乾

隆十六年事見邸抄

陳宗山陰人從事部曹盛暑公餘返寓至一
道側覺熱風炙面卽暈仆其戚過而見之載
歸移時始蘇云恍惚中有公役二人引我去
路徑崎嶇岐途百出旣至一處古栢蒼松翳
蔽天日中有朱門甲第檠戟森嚴門左右設
高櫃數十座比次鱗立咸有主者役引至一
櫃前有赤鬚人舉牌示之上書拘犯陳學宗
聽審因辨曰余名宗非學宗也赤鬚人愕貽

卷十一
五
日誤矣回顧二役已杳尋寤

山陰武生某馬逸道左蹠汲者墮諸井懼人之捕也疾馳而歸驚悸未定其子遽前攫之曰與爾素無嫌何得戕吾命令將取汝矣某哀祈久之曰須享我如祖考始可宥某允諾其子獲蘇遂設神位祀之經月餘不敢窺戶後徐出覘探至酒肆中適衆話前事一人曰幸井水淺遇救得活耳某猶介疑信俄有老者過衆指之曰前月墜井人來矣視之果然

急歸碎神位火之

漢軍董泗儒僑寓保陽累世簪纓望族也納賈例得監司需次未獲補而宦興頗濃夏日晝寢有青衣數人至前叩請赴任取文呈驗款式異常格而朱筆淋漓居然部憑也董大喜隨之往甫出戶方悟身著便服趨起問青衣人取衣冠至華莞而質薄似紙爲之者董時已神迷不復審辨升輿鳴金而去至一官衙行馬森列中門緊閉巍煥若王府遂下輿

由東角門進至儀門前有冠帶者十九人其表姪連某在焉乃相率趨入立階下仰視堂簾高十餘級宏敞空濶遍地布白氈各以紙條封其上堂前設方几供赤金狻猊爐一座香烟自獸口噴出氤氳若雲霧未幾一達官出侍從林立羽旂繚繞衆齊班參謁畢達官謂曰有三十年未結之案需爾等亟爲剖斷其母選衆曰諾各以次就東西兩廡設屏

西廡屏開入則有

公座案牘纍纍吏役

環伺董據案審理判斷如流頃鎖二犯至乃董僕名黑兒者應筭二十黑兒曰奴係主人犬馬所憐宥董爲惻然吏曰公雖寬宥恐鄰司尚執法須發一帖關說則免矣董以寅弟帖與之去案上燃雙炬無間晝夜吏終日侍立亦無更替者次日旁午案將完傳呼賜食饌備豐腆四時果茹畢具肉橋一盤色如新摘董訝夏令烏得有此意頗欣嗜吏卽捧呈因念吏何以知余心得非冥司乎吏遽曰是

也公尚未之知耶董大驚食不下咽聞有在
屏間呼者曰案完否視之連也匆忙判訖更
抱牘去乃隨之出十九人俱在焉仿齊班以
伺達官出衆跪謝達官謂董曰爾頗勞苦可
速回曰某來此已久恐不能回也淚潛然下
達官曰爾陽壽未盡異日當受 國恩命左
右取黑蒲捧與之食色如墨長寸許跪而吞
之甘香滿頰涼沁肺腑遂蘇董之隨青衣去
也實暈仆在床奄奄一息氣漸微時有董先

人制府舊卒羅某累官至協鎮適任畿輔因
公來保陽念舊恩親視舍殮歷十二日胸膈
猶溫未敢遽殮而羅實不能久待乃曰聞化
壽丹頗效盍灌之或有生機乎衆如其言甫
入口而董已霍然醒卽冥司食黑蒲捧時也
啓目諦視家人環立羅亦在焉吐痰升餘口
不能言舉手作寫字狀家人與之筆書問連
表姪在否適連使至與董問同詢之云連死
十二日復甦矣須臾寫黑兒安在云死已數

日旋又寫索冰水字與之飲盡一盃躍然起
遂能言細述其故董在陰司不過一晝夜耳
宣陽世日爲陰司時平董終身未仕以子貴
受封

川陝某制軍喜延方士直省技藝之流爭往
附焉蘇郡吳某善六壬數頗自負聞風而往
一日宿西安逆旅有客自蜀回者亦在寓吳
與接談吐屬馴雅論及數學更爲博奧時客
設榻牆壁間吳謂曰牆應崩於午夜君精推

測何不後榻避之反以身試耶客笑曰然但
牆向外圮又何懼焉夜半風雨交作轟然有
聲吳起視之牆果頽陷簷外而客躬寢自若
也大驚拜服曰君神奇不亞管郭制軍方延
客何不作幕下士乃東旋耶客曰彼署中異
人頗衆自慚術疎是以歸耳吳悵然若失與
客同返

永嘉有村民婦某氏日詣鄰村佐紡績村相
距數里午往暮歸歸必遣人伴送或其夫往

迎率以爲常一日夫他出值婦家戚者來留
餐及去天已向暝婦復欲往姑止之不聽至
中途遇營卒三人見婦獨行擁至幽谷汚焉
婦呼號而歸泣訴其姑姑慰令候夫回鳴於
官而婦至夜半已潛起自縊矣翌日夫回知
其故列營卒名赴邑投首令商幕友劉姓劉
謂婦死無証不直其詞而夫屢控不已令怒
其煩責而遣之夫念婦旣含垢已復受辱遽
赴水死其母痛子與婦遭此無辜也亦自盡

未幾令暴卒於任劉妻旋病歿劉饒於資子
三人皆授室及母死彼此不相下劉乃析產
各與三子赴鄉收租渡湖狂飈頓起皆覆溺
無一存者劉驚慘而卒奴僕星散子婦亦不
安其室家遂落後營卒亦斃於雷云

明末余郡土寇于七橫行村落莫敢擾其鋒
過饒裕者輒登門索助稍拂意卽劫制之有
富室鄭某娶媳甫三朝于率衆往賀鄭勉設
酒食而舉家倉惶無措新婦異而問焉姑告

以故曰易事耳我能杜其患家人動色阻之
弗聽乘間出聽事歛衽而前曰久聞君名今
幸相值願與爲戲于嘻笑曰可遂令健兒與
新婦角婦捷如飛隼一轉瞬而健兒北矣更
擇其尤者與敵頃復北于忿甚投袂而起躍
出席間相持僅數合遽顛仆於地因驚詢姓
氏曰我趙某之女也于聞言泥首謝曰我無
目甚矣祈恕我祈恕我立率衆踉蹌而去終
不敢過其村蓋婦父卽于之師也

乾隆己亥儀封漫口監司委員勘救有候補
佐員申桂隆景州人亦在檄委中渡黃風急
舟覆從人俱獲救免申獨漂沒無踪妻徐氏
聞信奔赴河干悲號求夫屍不得奮身投水
衆挽出之氏年二十餘子女無所出或憐其
年少無依諷之改適氏齧唇啜血呼曰吾夫
捐軀王事未亡人恨不能同葬波濤尚偷生
人世已有愧泉壤倘更萌他念狗彘不食吾
餘矣哀慟不止飲食皆廢勸諭百端矢志不

移無何乘間投繯死中丞陳公聞而嘉之上
其事於朝請旌焉

天門諸生聶某夙負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
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
而辭焉聶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
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
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
高非我所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聶
方誦讀書舍忽戰惕而起呼曰有府役來拘

不可緩卽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
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
悉觀者如堵鄒乃具牲醪懸匾額以答神佑
學使來郢歲試題爲我四十不動心句聶文
頗佳已擬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
街柳巷之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
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
發顛狂以死予任天門赴郢郡匾額曾親見
之

劉灼字見心豫省陝州人積學能文時陝省
有解元劉姓與之同名愛其元墨高古朝夕
揣摩康熙壬子舉於鄉癸丑赴春闈陝劉亦
應試入都造訪叙及字亦相同遂成莫逆交
一日誦其掄元作憮然曰此道攻苦有年但
闈墨非出已手耳異而詢之得其故劉家貧
授徒不能應省試主人出資助之渡渭水有
少婦泣河干問之不答固問焉乃曰夫外出
迫於飢寒欲投河自盡耳劉惻然傾囊濟之

而返衆嘉其義醴金勸之行入闈忽患腹疾
日暮猶未成稿起如廁有老叟先在佇候移
時不之起乃共登焉詢叟鄉族曰余複姓皇
甫渭南某村人三藝草創頗自得顧患痢不
能脫稿今生已矣君長者願以奉贈閱其文
果佳錄之雋榜首往訪其村村人曰是明經
某歿經載餘矣劉叱其妾曰今值殯期盍往
覘之至則弔者盈門八奠有縞衣婦人趨出
泣謝卽投水婦而死者其父也

張保者祥符汪氏僕也誠慤不苟汪有庄田
四頃命之管業張盡心區劃仿古通力合作
計畝均分法行之數年增田七十餘頃張目
不識丁而歷年收穫公私所入之數皆默識
於心毫釐不爽東作時禁佃侶遊市廛所需
鹽豉蔬果諸物皆代爲市之物率星碎市歸
逐戶裒散無一舛錯者汪歿遺兩子奉事維
謹及張病且死與疾至汪子前告曰老奴行
就水恐田產未析貽郎君他日憂令珥筆者

侍側凡券約年月以及契值之多寡疆界之
毗連無不條分縷析口述錄諸冊授汪子曰
老奴牛馬之報盡矣郎君守此可世世溫飽
也旣歿或疑其有私竊發其篋無一金之蓄
所遺一姬兩兒僅敝緼掩體而已汪子感其
義給田二十頃還其身契不令與諸僕齒張
之未歿也同邑趙氏析產有徙居他郡者後
其子歸查田里多蒙混無據結訟經年或謂
曰第問諸張保可立白矣詢之張剖析確鑿

訟立解趙昆季分產時張曾與聞歷數十年猶識之不忘云

工部懷古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聯前人未經詳註或謂荆門卽今之荆門州但州去秭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孝感高明府于役巴東曾過其地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翠峰聳峙惟此山低且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當年產明妃處也韓文杜律無一字無來歷信哉

艾登于某體素壯忽染弱疾疴羸日甚每昏迷間輒見紅裳婦人率小兒四五輩圍繞不散家人以爲祟延善勅勒術者驅治之俄有紅裳婦人匍匐訴曰夙孽相等非同邪魅某呵叱久之婦曰我姑依命諸兒冤深不能強也自是紅裳者不復至而小兒仍環繞如故不數月竟逝傳某嘗私乳母李氏連墜數胎李抑鬱病歿遂獲此報云

平原諸生某因妻病祈錢神祠有此時賓主

歡相會他日王侯却盆肩之句不解所謂妻
既歿續絃於河間之故城會親時其僚壻一
姓王一姓侯也

江夏有陳貴者性恂謹敦孝友乾隆甲午歲
赴川省主瀘州某戚家一夕忽夢黑團恍類
人形俄伸巨掌毛毳然拽之出怒撻不止
昏暈移時始蘇醒後瘋癲大作醫藥罔効恐
團輒相隨不去乃力疾抵家巫卜厭禳訖無
所驗遂瘖瘂不能出語如是者已五六年矣

巳亥夏夜夢一老姥頭裹白袱手携竹籃籃
內盛紅丸一顆命貴啖之貴疑爲棗欲以奉
親姥不許強之食復以杖擊其背轟然而覺
次夕夢如之又次夕亦然黑團卽不復見癩
亦頓減惟啞則如故翌日偶散步至古廟側
見有携竹籃而來者容貌巾服與夢中老姥
宛然無二欲前致詞苦於不能言姥亦倏隱
詫異而歸適父母晚餐貴侍立有頃忽豁然
出聲話言朗朗舉家驚詢因具述以對始悟

夜之所夢途之所見蓋世所傳魚籃大士也
乃繪像供奉命述其事以彰顯應云

秋燈叢話卷十二

福山王 槭凝齋著

卽墨勞山爲道家洞天之一萊郡李生讀書
山中每值青峰啣月古栢棲雲輒翛然作出
塵想一日有道人來訪軒軒霞舉若不食人
問烟火者李接談久之躍然起曰頃聞奧義
如覺晨鐘人生石火電光百年猶旦暮耳願
棄家從師遊道人曰仙機元妙未易參徹何
遽語此李懇不已申以誓言道人笑曰初志

終

雖堅安知無後悔耶余草庵在山南去此數
十里來朝過我當爲子一決李欣然諾凌晨
往中途腹餒憩道左出餅餌啖之聞深林密
箐中悲風蕭瑟有嘆息聲驚起審顧見一裸
形人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雙睛灼灼光
彩射人李意必仙也稽顙曰幸遇仙翁願聞
大道其人憮然曰我北宋諸生也昔年遁跡
亦欲乘白雲跨元鶴翱翔於蓬瀛而樂無極
也孰知紫府仙都渺然無跡徒與鳥獸同羣

木石爲伍故家何在城郭俱非僅留此子然
之軀獨處巖壑每一念及悔恨莫追子乃復
踣迷途乎言訖卽穿林踰澗而去李惆悵移
時深悔入山之悞因與道人約勉強前行方
里許而道人已迎於路曰君凡心未化勿庸
往顧李恍悟前所見者乃道人化身堅求超
拔道人口授以却病延年之術曰習此足矣
倏已不見李惘然返後登賢書官廣文年八
旬餘輕健如少壯蓋習其術之效云

平原董曲江言爲諸生時夢輿馬齊備若將
遠行有隸呈素筵一握謂本縣邑侯所送展
視之書三絕云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
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
簫鼓夔夔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梁州春風豈
惹知多少並作秋江一段愁尺五城南並馬
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聯青瑣不信
陳王八斗才末題巫湖散人醒時猶歷歷在
目乾隆辛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也

寧海張某精術數鄰人買陶器數事問曰此
物成敗亦有數乎張占云應壞於來春某日
時鄰人乃藏器壁穴中外封以泥嚴戒妻孥
無得動屆期謂張曰子言不驗矣吾器固無
恙也張曰衆目未覩真僞奚辨某啓壁出之
有巨蠟緣器旁螫其指痛甚失手墜地片片
碎矣

又張與王徐二人探友鄰村中途徐戲謂張
曰子試占吾三人誰當飲食者張曰吾兩人

飽啖爾杯勺不能嘗徐深以爲誕復恐其驗
乃先至友家語其故友曰易易吾當速餉君
以杜其口頃之酒饌紛陳徐方欲舉箸其僕
忽至曰小主人與鄰人角口擊以掌仆地而
絕衆將執以鳴官徐聞言色變投箸而起亟
抵家鄰人已救甦而張王皆醉飽歸矣

張某吳郡人美丰姿善絲竹而家苦貧欲北
遊京師祈夢韋蘇州廟夢至一宅第杳無人
跡步入內室金玉錦繡充牣其中顧已身高

髻紅裙變爲女子相方自驚駭忽門外火光
赫赫逼近房闥窘迫不得脫聞有呼者曰爾
丈夫來矣倏一人自火中提之出驚覺不解
所以未幾買舟北上過維揚有孝廉汪某來
附舟宛然夢中人也以爲異遂與同濟汪悅
張少美酒酣燭跋時輒以言挑之繼以諧謔
張羞澁不自勝但以夢故弗甚拒遂成斷袖
好抵德州汪作別訪友去張獨行入都自此
不相聞問矣後張爲某制軍公子所嬖囊橐

豐裕而汪亦登第授某邑宰謁制軍頗蒙優
禮汪以未有介紹竊疑訝之歸寓旋傳制幕
有故人來訪及見則張也備述先容故並詳
近况汪曰子遇合誠竒然此永山也一旦崩
解悔無及矣張頓悟告公子曰家有老親音
耗久踈邇夢多不詳乞暫假歸省公子許之
悉載所有迂道避汪署無何制軍被謫隸門
下者多緣事牽累而張以見幾免
有土子某臨場夢壁間懸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鰲海上駕山來句以爲聯飛兆及入闈經
題鳳凰于飛訛寫鳳凰于飛違例被貼
德州孫孝廉于蘆峩山先生第五子也先生
出少宗伯徐公門時有江右某生家貧而孤
以年家子依徐公居京邸先生每於公所見
之生患怯症甚劇先生憐焉謂曰吾師官九
列事頗煩恐無暇爲君疾計請與余同寓庶
醫藥稍便也生如教至其寓調護備至而病
日增漸至不起臨沒握先生手欷歔言口感

公厚誼惟願轉生公家仰報萬一耳言訖而
瞑先生經紀其喪殯葬如禮踰歲夫人懷孕
臨蓐先生夢生來產一女頗聰慧五齡能背
誦古人詩句一日置諸膝戲謂夫人曰此某
生轉世報我者其如女子何女卽應聲曰父
嫌我當卽去卽轉爲男子來矣先生與夫人
呵止之女是夜身熱如火信宿痘出其色黑
天庭一粒獨大醫者謂毒盛難療以針挑之
無膿血歷五日而沒經載餘夫人夢前女來

旋舉一男卽于盦也生而頷有黑癩如珠宛
然當年瘡痕及長賦性恂謹恪守子職雍正
乙卯登賢書生子四皆能紹其家學
濟寧一顛僧語無倫次多奇驗有河員某往
問休咎僧見躍起戟手而言曰打鑼進京再
問之對如前某哂其誕一日他出猝與上官
遇驕卒係新募不諳規例鳴鑼如故上官以
爲敲啣之論其不諳河務改授京職方悟僧
語有因也

沈椒園先生未遇時有日者謂曰異哉推君
星命應入詞垣官中外然科名無分求一第
不可得公以爲誕日者自負精於數亦不解
其故公連困棘闈乾隆丙辰應博學宏詞科
授館職歷官按察使

朱生雲嘉興人家素貧舌耕爲業歲暮解館
歸路過姑家值姑丈之弟死無以爲殮其婦
攜數齡稚女相對悲號莫知所措朱惻然曰
吾尚有館穀數十金願分半以爲殯葬資閭

家感激拜受朱後斷絃年四十尚無子而家
益落人嫌其貧莫與議婚時死者女已長成
念舊恩而嫁焉踰年生一子朱旋病歿婦撫
孤守節生母賴其孝養終身

吳郡諸生某性殘暴多戕物命家畜一猫初
極愛惜旣因竊食惡之以木板釘其爪棄諸
河後登第官京師眷屬北上憇逆旅其妻方
抱乳週歲兒見旁卧一猫宛似當年所畜者
提足觀之猫鳴竄而爪傷兒膚驚啼不止店

主婦云數年前夫遊蘇郡見猶釘木板上觸
舟而來起其釘畜之頗馴何一時頑劣乃爾
妻聞之默然知爲孽報也兒竟以瘋症傷
膠州高西園先生博學多才尤善鐵筆每爲
識者所寶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
氣浸潤光瑩耀目高呼至家賜以食洒濯其
瓢書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難莽天涯
叫不出一碗王孫飯卽爲鐫刻命持去語句
風雅刀法秀勁好事者爭相傳玩瞽借是日

獲一飽而高時加優恤後瞽歿爲買棺塋焉
一父夢瞽者來適僕婦夜產一兒高心悟其
故取名瓢兒比長服役恂謹甲諸僕晚年高
得癱症動止倩人瓢兒朝夕扶掖不離跬步
深得其報云

毘陵周蓉湖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公祠
夢忠肅盛衣冠降階疑迎揖就坐莊容相對
默然無語有童子立戶側朗誦一片冰心在
玉衡者三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

階握手言曰余事在汝汝事在余其謹識之
覺後不解所謂及入都謁侍講董公默菴公
一見如素館於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投刺拜
訪意若有所囑未及詢而寤凌晨闈人報周
至故異而優禮之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
遂薦周於朝賦題乃璿璣玉衡句也恍悟
前夢文思沛然有若夙構遂中選授職檢討
分修明史適周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
儲事議之者公力辨其誣論始定初周廷

試後有山人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爲周
占之曰當得祭酒董公以爲官太尊曰否則
助教又以爲太卑及命下謝恩章服未
具周某戚官祭酒平原張良哉官助教朝服
假諸戚補服朝帽則假諸張始知平言有驗
也後周督學浙江重修于公祠官至工部侍
郎

平原張閔中名自涵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初
官貴州安平道卒於官未幾道缺裁道署廢

爲傳舍逾二十餘年丙子歲其邑人董石帆
先生以吏部副郎典試雲南過黔宿公廨見
室有磚炕頗動故鄉之思命展衾寢其上夜
夢一人入朝服而不冠揖畢就坐謂董曰君
識余乎余張閔中也董曰某後輩從父官京
師公以遊宦遠方未及瞻謁然與公子輩交
歡聞公去世久何尚在也張曰上帝念余生
平無過仍命官於此幽明異域去家萬里久
不見故鄉人聞君至甚喜且與余有同道之

雅故來相視煩囑小兒輩各自勵學家聲
也言訖而覺次早詢承役役曰此安平道廢
署也炕乃故憲張公所製小人曾爲道署門
役故知之悉董驚異設奠而去試竣復命過
里門爲張子言及狀貌與生前無異張子泣
曰先大人易簀時甫著公服未及整冠遽溘
逝君言不冠如此故歟董官至口北道亦卒
於任同道之識早示之矣

海陽李滌川先生雍正中試用滇南過平溪

道中偶成七律云平溪一線領頭分極目關
山對夕曛紅樹餘痕鵲有淚碧天留影鴈無
羣夜郎江上三更雨日主祠前萬里雲攜得
楚騷來澤畔不堪重讀望夫君內紅樹一聯
尤爲得意每吟咏不置未數年可艱歸里伯
仲十餘人相繼徂謝二語蓋識也
士人某於除夕耳卜占來歲科場至一家聞
夫妻相謂曰今年窮秀才明年富舉人矣前
明陋習紳士頗豪於鄉一登賢書凡鄉里之

盜飽者皆剽金結納其至餽田宅投門下以
免徭役故有窮秀才富舉人之謠某喜爲吉
兆秋闈榜發乃中副車始悟富副同音也
張七京都人賦性兇悍宗黨不齒父母恐貽
累謀毒斃之而張嬖遊無度恒經月不歸未
之及也一日獨行街衢見麗人乘油碧從青
衣數輩車簾高捲艷雅絕倫方凝眸注視女
忽吐穢糞於掌向日暴之張情不自禁遽前
按其腕攫而吞之女殊無愠色惟點頰微哂

張神魂飛越傍車左右行旣而車去如電追
之不及乃悵然返路過姊家腹饑索食姊憶
母言置毒食中張食後氣忽上逆大吐食盡
出神思倦憊踉蹌而歸父母詰知其故隨餉
以晚餐吐如前委頓就寢中夜有推門入者
視之節車中人也喜躍而起忽轉念途中所
遇似貴家眷屬何深夜獨行得非鬼魅女已
知其意曰我非鬼爾若非我已登鬼錄矣張
愕然問故女曰今日兩餐俱吐亦知其故乎

交母惡爾素行無狀共欲謀斃我預以橫
護爾胸脇故得無恙張聞言恍悟而終悅亦
美遽擁之曰感卿更生啣恩無極願效魚水
歡女拂然曰試捫心自問親不以爲子姊不
以爲弟靦然面目尚忍爲此態乎張頓如夢
覺垂泣自責幾不欲生女喜曰能晚蓋可釋
前愆矣宅旁槐樹下埋金三百取以營運足
供甘旨我與爾無枕蓆緣母得相賣他日我
妹爲爾婦如相憐愛卽所以報我也言訖而

去張掘地得金如數遂改行成善士父母始
爲議婚却扇時婦貌酷似前女語及往事婦
日聞父少與狐交產一女不知所向其卽是
歟

平原諸生張重光歲試濟南聞妻病危篤筮
之得困之六三云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深謂不祥值試期尚遠急奔
歸山郡城過黃岡亂石縱橫驢觸而仆張墜
蒺藜滿身心益惡之爲巧合爰辭妻必無生

理慘戚前行抵家其父曰媳得危症幾不起
昨幸小愈今晨歸寧矣易之妙用不測也如
此

山左平陰陳生者素端謹以訓詁爲業乾隆
辛酉負不能赴省試親友斂金勸往一日抵
某村時方停午倦極不能行投逆旅主人宿
主人以嫁女辭陳懇之堅乃令居屋之後廂
夜聞泣聲甚哀異而詢焉主人曰前云嫁女
乃託辭耳家寒只生一子性喜讀懶於肩負

責之過急遂逃去數年來音信杳如遺媳難
以瞻顧轉嫁鄰村馬氏子媳不願往故悲耳
陳瞿然曰爾子雖久出安知不且暮返况爾
媳矢志堅貞倘釀成事端爲翁姑者能無惻
然主人聞而悔曰事業成矣且期在明晨將
奈何陳曰易易俟其來我爲若計翌日馬至
反覆勸諭馬爲感動曰聞君正論敢不如命
弟返我聘金歸圖另娶可耳而主人得金業
已用盡徬徨無所措陳慨然舉親友所贈者

傾囊與焉於是遠近嘉其義咸出資相助陳
抵省試畢忽憶遺判語一條嗒然自喪懊悔
而歸路仍經某村村人知其來爭相款接留
以候榜陳堅欲行衆強止之越日有報錄人
過衆要於路曰錄中有陳某否曰中矣我卽
往報者出錄條示之不謬陳方疑訝忽喧傳
主人了回矣陳詢其外出何爲對曰數年來
爲人作書傭今歲值試期受倩入賸錄見一
卷有遺第五判者因取他卷代爲足成未知

何府人曾否中式陳聞而驚知爲已卷也因告以故主人亦道陳之高義其子泣且拜曰是天使吾報德也

山左日照李姓前明舊宦也其祖有僕差往鄰省通函問往返計程二千餘里給一月限僕好博持書出徑赴博場晝夜呼盧遷延二十餘日猶未行主聞之怒親往搜執僕踰垣而遁遍跡無踪越三日持回書至主責其頑且怒其誑也將施以杖僕曰第啓函如涉子

虛情甘受責且限期未逾又何罪主啓視與不謬大驚乃善遇之蓋三日內已行二千餘里矣後凡遇緊切書函及關說權貴諸秘事俱遣僕往無不迅速報命恩寵爲諸僕冠一日使回賜之酒食醉卧樹下朦朧中見羽葆車騎凌空而至欲起避醉不能動車中人呵問之騶從以李僕對車中人怒曰聞此奴善走短助主爲虐可去其是筋以示懲僕驚寤覺脛骨痛不可忍經旬始愈僅日行百餘里

矣

予表兄張某黃縣人其子甫成童應縣試歸
忽暴卒既而甦曰我前世福山吳某也昔年
蔡李結訟我爲之証今因受賄事發三日後
當往質矣父母以爲祟禳之不效越三日竟
歿時乾隆辛酉六月間事也康熙初吾邑有
蔡李二人者爭田構衅李以叛逆訐蔡賄吳
爲証蔡懼夤夜持重金餌焉庭訊時吳瞠目
不答狀若癡遂坐李以誣告律去今七十餘

年矣而案始發豈陰曹案牘較緩於陽世耶
抑報施遲速自有時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信哉

粵東邱太守九華爲孝廉時冬日讀書蕭寺
夜將半聞意外蕭蕭然若飛砂之撲洒者跡
之無所得頃復有聲如前疑同寓友相嘲戲
謂曰諸君何作劇乃爾露立頗寒盍不辱臨
斗室俄覺履聲橐橐有舉簾入者視之則亡
叔也驚愕後時神始定讓以茗不啜復奉以

烟曰塵世物非我所宜我自具未幾一襪
褸人逡巡而前出烟奉叔面目枯槁而胸膈
間有剝口若刃傷者血盈盈下滴益疑懼然
念叔安用此齷齪兒叔已覺謂曰冥中非無
好僕但僱值太昂余因囊乏故遷就竟之耳
且爾亦知我來意乎爾孳弟母子幾獨無依
嫡室日加摧折且欲謀斃余思惟析居可免
煩往告爾媼給以茅屋薄田令其分爨為便
邱曰此舉固善其如母子不能存活何曰余

有藏鏹六百金埋茅屋東南隅母子得此
生衣食足矣邱許諾因邱以功名事曰爾知
歲卽不家居余是以返來諄囑也語訖而沒
比明往媼家探問云叔已夜回崇擾竟夕因
突入言曰有奇禍媼知之否昨三更時叔來
寺中云媼殘虐庶室業已訴之冥府不日卽
赴逮矣媼叱其妄曰置毒食中謀斃幼弟此
亦妄言耶媼聞之色變惶然求策邱曰姪已
代為哀祈然非析居不可媼有難色曰良產

歸燔屋後茅舍及瘠田數畝畀伊母子可乎
媼始應允而妾殊怏怏乃私以藏金告遂遷
焉夜分掘視果得金如數媼知之而無如何
也次年雍正癸丑邱捷禮闈入翰苑旋出守
保寧不復家居之言驗矣

文安紀觀察秋槎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
黑白者二人推扉而入遽近榻掖之出力掙
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焉授以槍法及拳勇
諸技令其習練惰輒撻之鷄鳴始送之還次

父復然如是者載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
可如何一父僕與黑面者角試乘間刺其股
白面者曰可矣白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
敢以告人也同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
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衆奮擊
僕格以手刀杖卽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
者衆乃驚駭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
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突起執僕而數之日
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

訖卽倒持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
轉輪倏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懼莫
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讎可速去於是遠近
皆知僕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
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某丐僕往助不
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爲戚助也蜂擁
而前僕不與較第以手禦其臂而臂若痿痿
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皆踣踞不能動或
承乘其憊欲撻之僕勸之仍撫以手則起立

如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
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後以老病卒亦無他
異

余邑有安姓者善走日可行五百餘里羣以
飛星號之生平未嘗市屨遇農夫有脫履隴
畔而耕者卽取而著焉耕者力追之莫能及
一日行青州道上見有新履置隴頭安履適
敝乃從容易之去視耕者方鞭牛徐行若不
經意未數里忽聞風聲颯颯回顧耕者倏已

追及詈之曰著我履將焉往安憐其跪而進
之耕者乃以足受笑曰我昔年爲此曾被撻
辱爾不自揣亦作此伎倆耶安每以語人信
技之不可恃也

嶧縣諸生王某雍正癸丑春蒸豚饗客啓釜
突爲犬啣去王怒以杖擊其首遽斃夜夢卒
拘至一廟神南面坐犬跪階下訴曰爲主人
司戶有年以小過遽戕生命何殘刻乃爾王
辨曰饗客物惡得竊食且由誤殺非有意也

神額之命判檢冊呈閱謂王曰爾陽數未終
候十二年來仍令前卒送之還某竊喜尚有
一紀之算逾歲病歿時雍正十二年甲寅冬
也

江夏有村人子性頑劣惟事飲博其父老且
病毫不顧養雪夜父出如廁失足陷溝中創
甚呼子扶救子高卧不起聲徹四鄰衆聞之
掖歸病劇而歿後子每食輒見蚯蚓盤盂內
驚擲之另易他器皆然不解其故識者曰此

雷影也不早自懺悔天譴難逃矣弗聽一日
郊行忽陰雨四合轟然有聲震斃於路
海寧陳孝廉遇堯乾隆壬申恩科赴禮闈
夢二友造訪乃浙江壬子及江南甲子兩孝
廉也方欣然道故怨喧傳寇至陳倉卒欲踰
垣走甫舉足卽騰身霄漢間而墜失一履頃
見二友招之下遂拉與偕往覺天氣昏慘不
類人世頓悟友故已久何得至此叱之而醒
舉以告同人咸不解而陳每疑爲不祥場畢

董曲江聞其事謂人曰陳子捷矣或詰之云
今科首題君子有三畏節乃壬子浙省所已
出者次果能此道節又與江南甲子同題聞
寇失履非三題業屢弗得之意耶至置身雲
路當爲飛騫之兆但與泉下人相周旋恐享
年不永耳榜發果雋不踰歲竟赴玉樓之約
矣

余鄉某姓娶新婦登床輒弱翁姑不悅謂其
性成習慣也而婦家堅稱女素無此疾或疑

床有故婦歸寧姑宿其榻竟夕遺溺者數繞
床尋覓無所見拆視之得木雕婦人約寸許
作踣踞欲溺狀投諸火婦遂不復遺溺
蘇郡彭燬撰翰文先生乾隆初以少宗伯告
假歸里值鄉民有侵田構訟者出券約爲証
原中係公名蓋公爲諸生時事也縣令不察
遽出票拘之公於票尾書一絕命役持之去
有自從 御筆親題後又被琴堂一點紅句
令大慚親登門謝焉

余四兄西園太史乾隆丁巳考試休致歸適
夢兄授河南守兄以爲誕每伯仲譙集輒語
夢以資笑矍戊辰 召試蒙 恩復供職詞
垣已巳出守河間意者河南其河間之謂歟
甲申由甘藩開府鄂渚姪啓緒任侍御史廻
避改補戶曹癸巳授河南守更與夢合云
余幼時侍先君由粵西太平守東歸路過洞
庭時維八月湖水初平怒浪驚濤駭心震耳
乾隆壬戌春闈夢汎舟洞庭氣蒸波撼當年

卷十一
三
情景宛然在目咏成七律覺後僅憶起聯秋
雨秋風過洞庭廿年曾已識湘雲餘皆忘之
場畢語同人僉謂登第食祿楚省之兆榜發
被放至庚寅歲筮仕直隸臨城旋因迴避改
補楚北當陽食祿有方其信然歟

余郡蓬萊閣側有避風亭逼臨大海無論寒
暑亭中微風不入每值賓朋夜宴卽狂飈震
屋而亭內燭光輝煌如故又郡東樓邑濱都
宮爲邱長春脩真處畫棟雕題高插雲表主

觀者恒經歲不加掃除無纖毫塵翳又余村
環繞皆山當春夏之交山水陡漲奔騰澎湃
樹木多被冲拔巨石亦旋轉如丸村南有古
刹名崩岵寺寺背建巖畔至水發時經由寺
後輒左右分流寺基毫不崩損或謂亭有辟
風珠寺觀俱有辟塵辟水珠鎮其下雖係附
會之說亦異事也

浙紹有陳姓者初就吳江幕每夜分輒有老
叟來與之接談頗相得詰姓氏含糊不答他

女閱陳所定招冊謂曰君叙案多疵恐難成
信讞既而果如所云叟代爲登覆悉中肯綮
常與論律例辨析微芒陳自是慕學大進一
夕慨然曰今遠別有事相求君切勿訝余昔
年亦遊幕於此不幸病沒浮屠荒郊妻老子
少歸塋無期君長者且同梓里敢以身後托
寢榻下有藏金三百付我妻孥感實不朽言
訖而滅翌日告於衆掘之不謬乃歸榘遺金
於其家陳從此著名江左

嶧縣諸生劉東山事親以孝聞母性慈好善
年八旬餘視聽不衰偶倚門眺望忽昏暈仆
地若中惡者扶入氣已絕劉痛甚時繞棺悲
啼覺棺中窸窣有聲意毋復活欲開視家人
不可劉曰倘母有生機而不之救何以爲人
卽不然慈顏再覩亦可稍舒悲慕衆不能止
棺啓則口鼻間依稀有微息久之氣漸壯投
以水漿輒能咽受劉大喜昇至床榻移時復
活云我方立門側見差役十餘人押檻車數

輻自西來有役注視我云此劉東山母盍逮
往乃掖之上車向東疾馳至一官廨衆役牽
諸囚入垣復出仍載我行行數里一役曰此
生人魂攜將焉往促令下車憊甚憇孤塚側
有亡婢來扶我行及門而婢去予遂甦
江蘇嘉定秦簪園先生爲孝廉時續絃某氏
婚父氏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
子父母嫌其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
垂婦道是以痛耳秦聞之竦然曰何不早言

成吾過乃趨避外合命僕召李李至語之
且曰今及良辰可於敝廬合盃所有奩資
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
婦卽謝而去秦乾隆癸未成進士 廷試本
魁天下

陵縣蘭公剛中明末爲山西巡道罵賊而死
甚烈見明史子孫貧落欲售其墓樹正與售
主估計間忽碧然有聲樹枝折墜去售主僅
尺許幾申其顛其人心怖神呆蘭孫 缺

傷額後無有敢覬覦其樹者

襄陽言太守如泗乾隆初令山西聞喜時頗尚嚴厲惡囚之多狡展也特置木棚頭擊其脛夫人賢明有德每規之曰國家自有常刑非法煨煉無論有干功令亦豈父母斯民之道耶弗聽越歲生孫貌頗岐嶷惟兩足與弱不能起立若癱症然夫人謂曰曩諫君弗納今生孫若是殆天所以示之罰也苟執迷不陪當有甚於此者乃悚然懼深目艾悔立取

刑其焚之凡審一俱布以誠恂不尚刑求孫長至十餘歲足骨遂堅能步履如常人矣言每以告人爲居官之戒云

正定獲鹿縣署有大槐一株輪困離奇長餘委地蓋千餘年物也相傳居官時正者一神卽以袍笏現像否則有風雨之警河南張君一華乾隆中宰是邑一日午夢初酣有袍笏而至者儀容修偉風概不凡張揖入坐談自言吾槐神君也在是署幾何年矣凡官斯土

者賢奸善惡無不在吾睹記中一一可以悉
數某也忠節最冠現爲河神某也循良最著
子孫現居顯要簋簋不飭者爲某某俱緣事
獲譴剛懷虐民者爲某某其後嗣多不昌報
應昭然可不戒歟語訖而別張醒後起視庭
日影正午槐陰滿地而枝條猶宛轉向張
狀因賦槐神君歌以記其事

